



□ 王祖芳

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后期,上面已有姐姐和哥哥,自然就成了“老三头”。“老三头”这角色决定着有些权益受到了限制,比如分食时,父母要挨个儿分,分到“老三头”时难免个体变小;穿衣,常常只能穿姐姐或哥哥穿旧了嫌小的衣服,谓之拾旧。

在我们家,分食物时,父母丝毫不偏心,即便心里所爱有所偏侧,父母也从未表现出来,因此我从没感受到丝毫的委屈,反而有时候会因为我排行最小而让我优先挑选。但穿衣服,我就只能穿姐姐太小的衣服了,拾旧是我幼时穿衣的常态。那时候奉行的穿衣原则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再三年”,我母亲现在回忆起来还似乎有些愧疚:“那时候就算有钱,也没办法,买布要凭布票,政府发的布票不够哇。”母亲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的那些年,供应户每人有一丈五尺布票,新生儿另加一丈;而后来有几年,每人竟只有一尺六寸布票!每家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屯布票,屯够了才能考虑帮家里的老大做件衣裳。“老三头”除过年外,平时是不会有穿新衣的份儿的。

尽管生为老三,家中大小事务轮不上我操心半分,在外面有姐姐哥哥罩着不会受欺负,我那会儿还是真的很讨厌做“老三头”,总是拾旧,跟班级里排行为老大的同学在一起,很羡慕她们享有的特权。好在那个年代我不是唯一总是拾旧的人,对拾旧这事大家心照不宣,不然估计真

会因拾旧而变得无比自卑。

在拾旧生涯中,有件事我一直铭记于心。那一年暑假之前,我拾了姐姐的一件花布短袖衬衫穿。这件衬衫花色很漂亮,虽然偏大,短袖成为了我的中袖,但这件衬衫姐姐嫌太花出镜率几乎为零,还是新的呢。可是我志得意满地把这件衣服从早穿到晚的时候,不仅背上起了很多痱子,连手臂上也出现了痱子群,连续多日奇痒无比,寝食难安,生生瘦了几斤肉。看来,“老三头”注定适合拾旧。

跟有的“老三头”拾的常常是破衣服比,我着实幸运,我母亲擅长女红,她把我们嫌短的衣袖、裤管接长,我们仍可以再穿一年;我脚上穿的布鞋是母亲专门为我做的,从不拾旧。衣服就算有些破,母亲也能把补丁打得几乎不露痕迹。但有件衣服是我母亲也疏忽了的:姐姐读初中时,她的一件旧棉袄易主成了我的。在冰天雪地的那几天里,我觉得右手胳膊肘特别冷,用手摸,方知棉袄胳膊肘处的棉絮已被姐姐磨得跑到别处去了,只剩两层单布。有罩衫遮着,母亲自然不知道。“老三头”拾旧的无奈只有“老三头”懂啊!

然而我穿到嫌小的衣服,母亲还要将它们派上用场,有的送给村上家中有比我小的孩子的人家,有的送给她的学生。也许这些衣服还等着被再转手,拾旧的人有的是呢。

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,一直到行将进入八十年代,我也要升

入初中了,母亲说:“现在你也大了,不能再让你拾旧了。”

后来,家里有了第三代。母亲常做的事就是把我们的旧衣旧裤改成一件件娃娃衫、娃娃裤,她还在孩子们小小的T恤上用彩色丝线绣上品牌标志,真的是很好看呢。母亲常说:“过去有钱人家的孩子特地拾旧,这样孩子容易养,不娇气,不生病。”此事的真假,我们不得而知,但自己家的娃穿得好看且健康,就算是考证过了。我们把这些小衣物送给同事家的孩子拾旧,同事很感谢,孩子穿得很帅气,这就足够了!

再后来,家里的第三代也已长大,当我在整理家里时,发现母亲把侄子幼年时的衣服、玩具都一包一包地收好,珍若拱璧,真是不解。凭我对母亲的了解,我知道如果不经过她的同意,擅自扔掉这些旧物,母亲定会唠叨很久。于是只有在每年过年前,以取个吉兆“祛邪”为由说服母亲,稍稍扔掉一些旧鞋子之类的东西,而有些东西是绝对扔不得的。

而今,不知不觉我和母亲有了很多相似之处。一支旧的钢笔,一本用过的笔记本,都会成为我的心头好。就连手机里和老友的一些聊天记录也总是不舍得清空,不舍得删掉;等到内存已满不得不含泪删除一些东西时,一边回想过往之事一边心里有些刺痛。看来怀旧恋旧,是每个人必走的心路啊。

也许等到以后的某一天,我再不能挪动脚步,却有带着特别气息的旧物相伴,我尚能和这些旧物一道声:“噢,原来你也在这里!”

往事杂忆

与孙女玩老鹰捉小鸡

□ 吴忠平

儿子和媳妇都忙,孙女在我们这里念幼儿园大班。

孙女在幼儿园里学会做很多游戏,晚饭时常叫我和奶奶跟她做游戏。她最喜欢做的游戏是老鹰捉小鸡,每天晚饭后几乎都要我们跟她玩一会。她先做小鸡,再做母鸡,最后做老鹰,捉到小鸡就结束。

开始她做小鸡,奶奶做母鸡,我做老鹰。她做小鸡是很活络的,我想从左边冲进去,她马上就往右边蹦;我想从右边冲进去,她很快就闪到左边来了。我左冲右闯好一阵都无法捉到她,最后还是靠奶奶“背叛”才捉到她。

现在轮到她做母鸡,我做小鸡,奶奶做老鹰了。她做母鸡,两手臂张得开开的拦着,左蹦右

跳,我躲在她后面是很安全的。奶奶跑动的速度慢,再也找不到一个空档可冲进来。奶奶累得直喘气,跑不动,最后还是我甘做“俘虏”,装做跑不动,紧紧拉着她的后背衣裳,让她跑不快,让老鹰冲进来……

最后轮到孙女做老鹰了,奶奶做小鸡,我做母鸡。她做老鹰是很灵活的,跑得快,左冲右闯,我做母鸡是很难保护住小鸡的。几次我都拦不住,她本可冲进来捉住小鸡了,可她却放慢脚步不冲进来。

我问她,你刚才可冲进来捉住小鸡了,为什么不冲进来捉住小鸡呢?

她笑,不语。

我再问,她才说,捉到了,今晚的游戏不就结束了嘛。

我们听着坐在地板上笑,奶奶笑得躺在地板上了。

我跟老伴说,我们晚上出去散步,哪有跟孙女一起做游戏好呀,既活动筋骨,运动量也不小,又开心,快乐,何乐而不为呢?

老伴说,是呀,真是开心。我小时候在农村,晚上常跟小朋友们在打谷场上玩老鹰捉小鸡,当小鸡被老鹰捉到时,大家都笑呀,笑呀,笑得在打谷场上翻滚。我说,你现在不也在地板上翻滚吗?她说是呀,孙女又把我们带回童年的欢乐中来了!

跟孙女一起做这样的游戏,我觉得有一种幸福的暖流在我们心中荡漾。

人间百态



五彩秋天 汤青摄

心始终如莲

□ 何小琼



深秋,雨夜,窗外滴落的雨有声或是无声,一股凉意迎面而来。一灯如豆,一杯香茗,一本好书,悠然自得。

偶然间,书中有一幅彩图映入我的眼帘,极美的金秋枫叶。灿烂得仿佛是倾注了一生,就为等候这个时刻。满树的金黄,层林尽染,满岭满山,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占据了视野,丝毫没有杂质。在山林的低矮处,有的叶还是碧绿的,点缀其间,摇曳着风姿。碧绿的它们是欢快的,再过些天,相信会换一身金黄的衣着。美不胜收,看得让人心潮起伏。深秋,永远自带着它的孤傲,让人心向往之。

正当我思绪翻滚,忽然看到一行字:“人生应该删繁留简,在世事摇曳,心始终如莲,安静绽放。”只在瞬间,那句心始终如莲,打动了,目光不再聚集在枫叶图上。刚才还是波动的心,慢慢平静。也许,人到中年,能够刹那淡然,也算是一种领悟。

都说人生如秋,而秋在诗人眼中是萧条的,寂寥的。但这也是生命的体现。终究人生只有一次,而秋辉煌了这一季,还可以待来年。无论你在,或者不在,秋年年会来,而我们不会,过了一季就少一季。如若还是以往的少年心,又怎么体会生命的珍贵?要做到心始终如莲,方能安静绽放,但着实并不容易。

少年时,总会内心奔放,思绪飘忽,总觉得有把时间挥霍;成年时,觉得

自己有担当了,做事会凭着冲劲,无所畏惧的样子,似乎自己是勇士;中年时,才让生活磨砺得懂得了收敛,世事无常,早已经历了得失。所有的悲欢离合,都只不过是过往云烟。过去的,终究已经无法返回,现在的也正是将来的过去。一年有四季,年年轮回着相同的景致。

人生也有四季,同样会精彩纷呈,但只有唯一的一次,那是一种绝美。也要到人生的秋的季节,才懂得,过去的种种,不过是一种经历,我们不过都是凡夫俗子,计较太多,记得太多,忧郁太多,又怎么让日子过得安之若素?如莲沉静安好?

喜欢莲,永远是孤芳自赏的模样,不与群聚,不跟群芳争相斗艳,只会倾情绽放着,满池满塘。连开的地方也是在水里,真正做到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莲而不妖。”怪不得有人说,做人当如莲,而心如莲也是此意。人生苦短,如莲,不争,不抢,不闹,自然不会叹,随心所欲过日子,这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。

年轻时可以是懵懂,到年长时,理应像莲,温柔地伫立。这么一想,再翻看那张枫叶图,依旧有着满眼的夺目的美,但内心已如莲,这世间的好,就在此刻,将伴着雨声,茶香,书香。而我,拥有着它们……

